

学生写作经典范文

名家笔下的少年

主 编：刘堂江

副主编：熊绍铮 张九韶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庆和 刘春亮 朱晓蓉

张定东 涂怀琨 常 青

黄金华 黄海春 黄海玲

黄有生 彭 军 程昭寰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宋 城
装帧设计 木 土
责任技编 卢志贵

学生写作经典范文
名家笔下的少年
刘堂江 主编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新华书店发行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5印张 100千字

1996年3月第2版 1998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1—25000套

I S B N 7 - 80615 - 362 - 4

G·99 全套10册总定价：58.00元

每册定价：5.80元

常诵名家警句
辟句始知得
失不由天

甲戌年冬
柳斌



编者心语

1

我曾当过小学语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教师,后来又当了近20年的教育期刊的编辑、记者,大半辈子从事教育和文字工作。我没有多少嗜好,对烟、酒望而生畏,对麻将、扑克兴味索然,唯一的乐趣就是读点文章,写点文章。我最喜欢与朋友探讨为文为人之道,不管你是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也不管你对文字工作有没有兴趣,“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总要千方百计将话题引到写作上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品味写作的艰辛与甘美,我恨不得天下的人都是知音,都加入到写作的队伍中来。因此,我对青少年朋友学习写作的问题时刻惦在心上。

2

1978年早春,我到北京景山学校采写《手执金钥匙的人们》,站在教室门外,聆听学生们齐声朗读散文大师的作品,朱自清的《春》,郭沫若的《秋》,许地山的《落花生》,冰心的《小桔灯》……我完全陶醉了,我觉得我的整个心灵都融化在那抑扬

顿挫的美妙的童声里了。因为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冰河才开始解冻，而在此之前的10年间，大师们的作品是被当作“封、资、修”禁读的。景山学校及时地恢复“文革”前开始的“集中识字，提前读写”的教改实验，大胆地选择名家名作供学生阅读、揣摩，这无疑是一项非同凡响的举措。我钦佩景山人的远见卓识，我羡慕景山学生有如此好的学习机会。我想，我的少年时代如果也能有条件阅读到这么多名家大师们的作品，那我的文字功底一定会比现在强得多。

3

写作贵在创新，但创新须从模仿开始。即使是天才，他出生落地时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任何作家都必须借鉴、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学习前人和当代人的创作经验。一个没有阅读过任何作品的人，大概是不可能成为作家的。学习写作也和学习走路一样，先得要模仿，一下一下地抬脚，然后才能逐渐迈开步子，走出个性，走出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模仿就没有创造。作文有没有秘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一点体验，我以为，作文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一句话：“写什么就读什么”。比如，你要想写散文，你就找若干篇名家的散文名作，仔细咀嚼，仔细品味。看人家怎样观察生活，看人家怎样选择题材，看人家怎样提炼主题，看人家怎样谋篇布局，看人家怎样行文表述，看人家怎样开头结尾……渐渐地，你就知道散文怎么写了。

同样,写小说、写通讯、写论文也都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范文对于学习写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4

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学生作文精选本,发行行情长盛不衰。让学生模仿学生的优秀习作,无疑有一定的作用,但长此以往,则令人堪忧。

古人云:“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供学生模仿借鉴的写作范文,应该是上乘精品。如果老让学生模仿学生的作文,或是模仿水平低下的文章,那青少年的鉴赏、写作水平就会越来越低,这岂不是贻误后代?!

为此,我和熊绍铮同志组织一批经验丰富的大学教授、中小学优秀语文教师、编辑和教育工作者,选编了这一套《学生写作经典范文》。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到中小学做了调查研究,根据学生作文的内容范围,有的放矢地制订编辑方案。现在这10个分册,基本上涵盖了中小学生对记叙文写作的各个方面。力求一部“经典”在手,不管老师出哪方面的题目,都有名家范文可供借鉴。

这套书不仅适合中小学生对阅读,也可供教师、家长辅导学生、子女写作时参考。对于大学生和社会上爱好写作的青年,甚至文字工作者,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书中收入的主要是我国现代作家的名篇作品,后面不加

“评点”、“导读”之类的文字，作家的排列顺序也是随意性的，目的是引导读者阅读原作，领会原义。

5

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欣然命笔为本书题词：“常诵名家警辟句，始知得失不由天。”体现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青少年学习写作问题的重视和关怀。海天出版社毅然决然将这套书列为1995年的重点选题计划，体现了出版部门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此，我们作为编者深受感动。我们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做过工作的一切朋友，包括日夜兼程赶排赶印的同志们，更感谢文学大师们为子孙后代创造了如此精美的精神食粮。

刘堂江

1995年元月15日

北京西单欲仙居

目 录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1)
春雨	韦素园(5)
儿女	朱自清(9)
孩子	梁实秋(16)
悼玮德	方令孺(20)
女孩子的教训	许杰(28)
少女的赞颂	朱大珩(31)
我的童年	朱湘(33)
蹲在洋车上	肖红(43)
供养自己上大学的乡下少年	李兰妮(49)
总是难忘	苏叶(53)
悼鹿儿	吴组缃(66)
石头弹子的故事	吴泰昌(74)
俏妹子的呼唤	杨羽仪(80)
若子的病	周作人(84)
九年的家乡教育	胡适(88)
那时	爱亚(104)
可怜的恋花再会吧	戴训扬(110)
弟弟	张爱玲(115)

- 我的老师..... 贾平凹(117)
- 梦中的孩子 [英]查理·兰姆(120)
- 童年轶事 [德]赫尔曼·黑塞(125)
- 小孩与水..... [西班牙]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46)
- 昂贵的哨子..... [美]富兰克林(147)
- 苹果里的星星..... [美]迪·恩·帕金斯(149)
-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比大人們的破产，失恋，brokenheart，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宝姊姊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姊姊挂下一只篮来，宝姊姊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姊姊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见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

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相，继而大失所望地号哭，看看，哭哭，如同对被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你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依样画几笔画，写几篇文章的人称为艺术家，创作家，对你们更要愧死！

你们的创作力，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哩：瞻瞻！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动它，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你又要将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小弱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表现欲的驱使，因而遭逢失败。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所以你的遭逢失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们决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所以愤愤地哭了，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

你们一定想：整天无聊地伏在案上弄笔的爸爸，整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针引线的妈妈，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有时确实难为了你

们，摧残了你们，回想起来，真是不安心得很。

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光着袜子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齷齪了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杀风景而野蛮！”罢！

瞻瞻！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瞻瞻！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个惊骇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罢！

软软！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锋羊毫，我看见你总是无情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道：“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

最不安心的，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所最怕的陆露沙医生来，教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甚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还要教妈妈和漫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捏住了你们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的嘴里去。这在你们一定认为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罢！

孩子们！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谢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

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最是我

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事”回来，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做了叫做“上课”的一种把戏回来，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惭愧我为甚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

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子恺画集》代序，1926年耶诞节作

（选自丰子恺《随笔二十篇》，1934年8月版）

春 雨

韦素园

在干亢的，尘沙飞扬的北京城里，本来不多雨。这几日，不知为了什么，落了一次，今晚又落起来了——，想是送暮春的。

我的心陡然忆起当日青年争相传说的—件事：

在古老的支那有一块曾经被外人蹂躏过的地方，早年来过了一个这样的异省少女：缟衣素手，意态幽然；每当午后，烈日偏西的时候，母亲睡了午觉，她便携着唯一的亲密的伴侣——约有六七岁的小弟弟，一阵阵启了扉门，向外面走去。

日子经久了，母亲有时醒来，不见爱女，便着人在外寻找。

“妈妈，我和姐姐在那边看学生体操，”刚一进门，小弟弟便这样说了。

母亲凝视着爱女，隐忍一声不语；爱女看了一眼母亲，仿佛含有几分羞怯更有几丝怒意似的。

然而异乡做客，这些微的隔膜都在亲爱中燃烧去了。

有一日，小弟弟从外面跑回来，手里拿着糖果，笑眯眯地进了姐姐屋里。

“姐姐，——他进了房门便说——那边有个学生给我买的这些东西，他原先本说带我去摘野果。”

少女两颊微泛红意了，仿佛更有点热；她的心鹿鹿在跳，一把将小弟弟紧紧搂住，小弟弟几乎急得要哭了。

“哦，他别的可说了些什么？”少女轻轻地问，更显得不安了。

小孩子摇一摇头，从她的怀中脱出，将糖果向口中一塞，便跑往门外不见了。

日子经久了，小弟弟手中时常不断糖果；姐姐对小弟弟也更加热爱起来了。

太阳快下山了。少女临在阶前，注视着远方红光灿烂的暮霞；在这暮霞的里面仿佛有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尤其对于少女——的东西似的。

这时候，小弟弟从外面走来，低低地说：

“姐姐，你回答他的，我已经告诉他了。哦你看这——”小弟弟说着这话，便将纸条递给了姐姐。她顺手将纸条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小弟弟，”——她说：——“我们一同到后园里去，我捉蜻蜓和蝴蝶给你。”

“好，”小弟弟答了一声，他们便携着手走去了。

夜色盖笼了大地。青藤下，微风吹来，感受到丝丝地凉意。少女心中在想：“我明日傍晚怎好去践约会他呢？倘若我的母亲，倘若这四周的邻人要是知道……不过这也不大要紧。我害怕，我莫明其妙的畏惧，我很害怕初次看见了他……”这时候，在少女的脑海里，现出一条满生了绿草的蜿蜒的小道向海边迤去。在这小道上，有个青年，穿着海军制服，面孔红白，身体异常秀健，……少女想，“倘若我也随着这位少年顺这山路走去，到了海边，我们又将说些什么呢？——‘不去’——”

这只在少女意念的困难中一现，便又如迅速的流星一般躲起了。

晚钟敲了十下，慈母呼爱女就寝。

前面是无际涯的大海，两旁环绕了葱茏的丛山，小道上，夕阳下，隐约着两个人影，缓缓地前进。

这时候，不知为什么消息透露到全校中的同学耳中了。在一种不可明的力的支配下，成群的青年抛下了晚餐，如中病魔似的，也走上小道了。

海风吹得正紧，野木忽忽有声，可怜在这异样的衰老的支那古邦的命运压抑着他们，心血异常的沸腾起来了；他们想探一探这神秘的究竟。

海天，树木，野草，晚烟，暮霞……作了这奇迹般的陪衬。

少女，面临大海，当着晚风，挺立在海边不动，……晚潮渐渐地上来了，浸湿了她的足下的沙石，一转眼便又将她的两脚盖下了，……成群的学生在四处做了弓形坐着，围着她和他，……最后有人提议：如果她说一声：“请你们回去”，我们大家便走。

……

少女，面临大海，当着晚风，挺立在海边一动不动。……

晚潮渐渐地上来了……

此时除低微的波声，一切都暂浸在沉默里。猝然间，好像发生了什么骇人的意外似的，学生都紧张地，慌忙地先后立了起来，折向旧道走去。“他”呢，在这剧烈的变化下，转睛一看，也便默然地随着他们。

晚潮是更高涨起来了。……

——“银姑娘！”——尖锐的急迫的喊声从一个约摸着有

50岁上下的，身着海军军官制服的，矍铄的老人口中发出：“你怎么还站在那里！”

少女听明了这正是她的父亲至友——极熟悉的海军校长的声音，她便转过了低垂的头，从晚潮中走出。

两颊映着夕阳和晚霞，红晕得不堪了。

美丽的时光和美丽的心情截然逝去。

热闷的，恼人的四壁紧包了少女的未消尽的残夏。有时弟弟邀请姐姐一同出去，她便婉辞了他：“我们就在这看一看晚霞吧！”

绿荫下面，母亲晚间爱讲些故事，听得起劲时，倒也可减却苦恼。只是……只是当晚风从远远的，远远的海边送来晚潮的低低的细语的时候，她却静静地，静静地，若有所感似的，和着沙沙的叶声，暗暗地流下泪来。

残夏急驰过去，不久她便回到P城的学校了，在苦恼而且不敢向别人诉语时，她便将这生命上深刻了痕迹的隐情微微地泄露在洁白的纸上。

久之，她便成了一时享名的著作家——R君，——有些人这样说。

我随手捻灭了灯，春雨仍滴沥地下着。这从未曾有的刹时的凄然凉爽的意绪仍继续飘浮在陡然的阴沉的暗黑里。

——1925.4.22，晚雨时记

(选自1925年5月18日《语丝》第27期)